

《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引言

何 大 安*

這本專輯以「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為名，旨在呈現臺灣中壯年語言學家研究業績的一個側面。

語言的現象，無所不在。不同文化對語言的關注和研究，也都淵源甚早並且自成傳統。不過，把語言的研究稱之為科學——無論其科學的內涵為何——則是 19 世紀歐洲語言學家的發明 (Pederson 1931: 12-13)。19 世紀是歷史語言學的黃金時代。語言學家根據古典拉丁文、希臘文、梵文、日耳曼文同源詞的比較，發現了這些語言音變的法則，並進而構擬原始印歐語言、重建印歐語的歷史演變過程。這樣的工作，把當時以為毫無關連的古典世界、當代歐洲與遙遠的印度文明，利用語言的證據，出人意外的聯繫起來，同時也因此揭示出深藏在語詞之中的神祕的音變的規則，使人類的知識獲得了空前的進展。19 世紀的歷史語言學家因而充滿自信地把這些音變規則稱為「音變法則」(sound law)，以與生物學、物理學上的自然法則相比擬。他們認為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 是一項有效的科學方法，利用這項方法從事的語言研究，是一種「語言科學」(the science of language)。儘管當時對語言知識的總體名稱仍然是傳統的「語文學」(philology)，而語文學的興趣原本是在閱讀古典、增進人文素養，但是由於在舊傳統中注入了新精神，強調其科學性的「語言學」(linguistics) 也就與語文學逐漸分途。在這裡，我們要先解釋語文學與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異同，再說明 19 世紀以後語言學的發展。

從詞源上看，根據 1989 年 Portland House 出版的 *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說法，philology 是 philo- “loving” 和 -log(os) “word, saying, speech, discourse” 的組合，詞義是 “love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也就是對書寫下來的言語，¹或文字、或文書，包括文學、史傳、詞書、法律等等的投注或研究，可以稱為廣義的文獻學，或語文學。這個詞在西方的知識傳統中，使用得很廣，含義可以從「言語習慣 (speech habits)」、¹「文件 (text)」、¹到人的言語活動所成就的「文明 (civilization)」(Bolling 1929: 27)。古典文學、古典歷史、古典語言 (希臘文、拉丁文、或其他未識的古文書) 的學習和研究，因為都透過書寫的文字，也都算是 philology。

linguistics 的語根是 lingu(a)- “tongue”。linguist 是會說多種語言的人，詞形和語義大致與《周禮》中的「舌人」相當；而 linguistics 就是研究人的話、或言語的學問，也就是「舌人之學」。同樣可以用於指稱語言的研究，linguistics 和 philology 的最大不同，在於一個是 “tongue”，「言語」；一個是 “word”，「文字」。並且可以從這裡衍生出許多對立，例如：沒有文字的語言的研究 (linguistics) vs. 有文字的語言的研究 (philology)、耳治的語言的研究 (linguistics) vs. 目治的語言的研究 (philology)、或現代的語言的研究 (linguistics) vs. 古代的語言的研究 (philology) 等等。

philology 一詞古已有之，但是 linguistics 則遲至 1777 年才見諸學界使用 (Auroux 1987: 450)。16、17 世紀起，隨著新航路的發現，會說多種語言的 linguist 逐漸增多，而集中各種異國語言的詞典、手冊、語法、字母等圖書的總匯，就叫作 linguistics。這類東西，除了實用之外，很少獲得以古典語文研究為主要志業的語言學家的重視。因此雖然 19 世紀的比較語言學家已經宣稱他們對音變法則的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具有從前語文學家所沒有的科學性，大部分的人對他們的工作仍然以 philology 相稱。一直要到 20 世紀初，linguistics 才被 Ferdinand de Saussure 賦予新義。我們稱 Saussure 是「現代語言學」(modern linguistics) 的奠基人，是因為從他開始，才對「語言」，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有文字的還是沒有文字的，有了定性的思考，也才有了研究的方法：例如他對「言語 (speech)」和「語言 (language)」、¹「指符 (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¹「共時 (synchronic)」和「歷時 (diachronic)」等等所作的區別，以及隨之衍發的音位 (phoneme) 結構

¹ 「言語 (speech)」是指出乎口、入乎耳的具體的聲音現象，和「語言 (language)」之為一種抽象的符號系統不同。這種分別，是 Ferdinand de Saussure 首先提出來的；請參看下文。

(structure) 等等的觀念。Saussure 把語言的研究從古典語文，引入現代社會。他視語言為社會現象，指出這種社會現象有不隨個人因素而為之轉移的集體規律、或體系；他並且指引了語言學家對這種社會體系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這些觀念和方法，根據他的講演的課名，就稱為 linguistics。

20 世紀的現代語言學可以分前後兩段，前段是 Saussure 把語言的研究從古典語文引入現代社會的時代，代表性的成就是結構語言學或描述語言學。這種引入，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學的轉向 (sociological turn)」。後段是 Noam Chomsky 把附庸為「行為科學」之一的語言的描述性研究，引入屬於「認知科學」網絡中語言能力探索的「知識論的轉向 (epistemological turn)」；代表性的理論是生成語法或普遍語法。兩段相隔差不多 50 年。這種知識興趣的改變，自有大環境的、以及個人的因素。例如，在社會現象廣受關切、社會學理論鋒出的 19 世紀末，Saussure 受到 Hippolyte Taine、Emile Durkheim 等社會學家的影響，發展出從當代社會角度審視語言的理論，自屬無可避免，也早已為語言學史家所論定 (Dinneen 1967: 196-199, Culler 1976: 70-79, Aarsleff 1982: 356-371)。這種側重語言社會屬性、視語言學為「社會科學」的氣氛和自信，可由 Sapir 和 Bloomfield 的兩段話察覺得出來：

Better than any other social science, linguistics shows...the possibility of a truly scientific study of society.... It is peculiarly important that linguists...should become aware of what their science may mea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conduct in general. (Sapir 1929: 214)

I believ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 in the next few generations, let us say — linguistics will be one of the main sectors of scientific advance, and that in this sector science will then win through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 of human conduct. (Bloomfield 1930/1970: 149)

20 世紀後半葉所凸顯的，是語言研究的另一種面向。用 Chomsky 自己的話來說，這種面向的標的就是「認知科學」：

...there is another one in a total different domain, which I think myself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or which interests me most, and that is thinking about w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has to say about questions of epistemology. That is, one can conceive of the study of language as being one possible paradigm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the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s of a priori knowledge. In my view, here is where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nections lie, but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hilosophers are interested in these questions. (Huybregts and van Riemsdijk 1982: 6)

I think the network of connections loosely arou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reaching from biology to computer sciences, from psychology to parts of mathematics, from engineering to philosophy, form a pretty natural nexus. My own guess, frankly, is that if the kind of linguistics I am interested in surv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may very likely be in that context, rather than in linguistics departments. (Huybregts and van Riemsdijk 1982: 8)

像這樣，現代語言學，既繼承了 19 世紀源自古典人文學的歷史語言學的成就和學科自主的信心，又擴充了社會科學和認知科學的方法和屬性，linguistics 已經不再是 17 世紀的「舌人之學」，而成為一切科學的語言研究的總稱。不到兩百年間，語言學家分別在人文、社會、認知三大領域中，協助開拓出新的知識，凸顯了語言在知識探索中的尖端地位。當然，學術的發展會因時會之所趨，而有主題、方法、甚至名稱的消長與改易。這些消長改易，是知識主體在不同時期的展現。而唯有人創造力，才能在一片空茫之中雕塑出、彰顯出知識的不同風貌。

這本專輯，就是臺灣中壯年語言學家創造力的一個取樣，它呈現了語言學三大轉折的全部光譜，也反映了學科多樣性與臺灣語言學家研究課題選擇時所特有的蓬勃動能。專輯所收錄的論文，都在漢學研究中心的贊助之下，經過公開的研討（「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和研討後的修訂與審查。這裡我願意將漢學中心與這項研討會的關連，以及語言學在臺灣的發展再作進一層說明。

漢學研究中心原以「漢學」中的文史哲研究為其發揚的重點。但是漢學廣大，本不囿於一土；而道術多方，尤宜與時俱進。漢學之中本有語言文字一科。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和其他的學科一樣，自清末民初以來，經歷了與西方學術相激盪、相融合的過程。平情而論，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其業績之盛，與 19 世紀為止的印歐歷史語言學相較，絕不遜色。同時由於兩種學術傳統都以古語之復原為主題，因此接觸之初，頗能兼合雙美，而有高本漢、趙元任、李方桂、王力等大師的相繼出現。但是兩大傳統畢竟只做了軌道的交切，而沒有同步的發展。因此當 20 世紀西方的語言學，經由知識興趣的消長

轉移，由歷史語言學、而結構語言學、而生成語法或普遍語法，分別開拓了與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哲學、乃至與生命科學、數理科學的無限可能的新領域的時候，漢學傳統中的語言文字學則大體仍在原有的課題上持續加深；再加上遭逢多故、世亂不已，曾經偶一交融薈萃的學術傳統，遂在國內、國外、新人、舊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斷裂。

臺灣的語言學，就是在這種斷裂之中成長起來的。70年代以前，幾個僅有的機構和學校，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嚴格的說，只有加起來不到二位數的語言學家。但是70年代以後，隨著留學生語言學家的陸續回國，一個紮根於斯土斯民、而且與當代語言學直接對話的新的學術主體誕生了。二十年來，這個學術主體已經成長為成員逾千、活躍研究者三百有餘的社群；單以指導碩、博士論文而言，即已超過七百篇。現在有五所大學有專門的「語言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也成立了「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更重要的，是標誌這個主體身分的「臺灣語言學學會」，在去（民國88）年12月得到內政部的許可正式宣告成立。臺灣語言學終於在斷裂中開鑿了自己的源，而源泉滾滾，也匯成了自己的流。

這次的專輯和研討會以「創造力」為名，不但希望呈現二十年中人才培育和研發的成果，更希望對「其命維新」的漢學研究在下一個世紀的新承啟、新思維之中，提出臺灣語言學「面向無限」的開闊的自我期許。整個研討會議一共八場，分兩天進行。前七場是20篇論文的研討，第八場則是綜合討論。場次安排，請參看附錄。各篇內容的簡介，我也另有專文說明（何大安2000）。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專輯所收，較研討當時，曾有增減。減少的是湯志真教授論文；這篇論文的篇幅超過了專輯的規格，湯教授不願意破例，決定抽出另行發表，這是一篇論證精密的好論文，我們雖然不捨，但是不能不尊重湯教授的決定。增加的是戴浩一教授在綜合討論中的發言；這篇發言當時雖是即興之作，但是擲地有聲，會後戴教授接受我們的邀請，將發言擴充成文。這篇宣言式的文章，無疑會成為臺灣語言學史上重要的文獻。現在放在全書之後，既以表彰它的壓卷地位，同時更希望在掩卷之前提醒讀者：《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是一本有千鈞之重的專輯，它不應該被輕易地闔上。

參考文獻

- 何大安 2000, 漢學中心與當代語言學의 交會——記「臺灣語言學의 創造力學術研討會」, 《漢學研究通訊》, 73, 頁 47-50。
- Aarsleff, Hans. 1982. "Taine and Saussure." In Hans Aarsleff, *From Locke to Saussure,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356-37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uroux, Sylvain. 1987. "The First Uses of the French Word 'Linguistique' (1812-1880)." In Hans Aarsleff, Louis G. Kelly and Hans-Josef Niederehe (eds.), *Paper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447-459.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u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loomfield, Leonard. 1930.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Studies in Philology* 27: 553-557. Also in Charles F. Hockett (ed.), *A Leonard Bloomfield Anthology*, abridged edition. 149-152.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Bolling, George Melville. 1929.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Language* 5: 27-32.
- Burke, Peter and Roy Porter (eds.). 1987.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ller, Jonathan. 1976. *Saussure*.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 Dinneen, Francis P.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Ltd.
- Huybregts, Riny and Henk van Riemsdijk. 1982. *Noam Chomsky on 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 Dordrecht-Holland/Cinnaminson-USA: Foris Publications.
- Pederson, Holger. 1931.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pir, Edward.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 207-214.